

徐訏創作

月亮

徐
許
創
作

月

亮

(三
幕
劇)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再版

版權
所有

月 亮

(三幕劇)

編著者

徐

訐

出版者

珠林書店

上海帖嶺路

八安里十六號

發行者

楊

克

齋

●定價每冊五角●

目次

第一幕·····	二
第二幕·····	六三
第三幕·····	九

地：

中國的一個都市，假如說是上海也很像，那裏中國的企業家資本家，不得不仰給帝國主義的經濟而生存，但是終還免不了受其操縱而潰崩。

時：

是現代，沒有指定什麼年份，但假如說抗戰的經濟因素是這樣的話，那就說是抗戰的前夜也可以。

人：

李勳位是企業家，李聞天，李聞道是勳位的兒子，我抽大學生中兩種常見的典型來代表他們，還有勳位的太太，這樣成爲一家，代表了新興的信用資產階級的暴發戶。

張盛藻，元兒以及她們的母親是一家，這是一家代表已沒落的舊式商人的破落戶。還有大亮與月亮，他們貧窮之中有二種這樣不同的環境與職業，養成了他倆不同的意志與氣質。

此外陳雲峯是李勳位的銀行的經理，劉正榮是李勳位工廠的經理，都是靠李的企業而生存的，周逢仙是在奔走拉攏撮合之中謀利的。

還有沈廣其他等比較不重要的角色。

人：

沈 廣	劉 正 榮	陳 雲 峯	張 盛 藻	李 簡 道	李 簡 天	李 勳 伍	月 亮
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

第一幕

周逢仙

晚夏

景：時：

位在都市靜美的住宅區，李公館的小廳，相當的富麗，電話沙發是戲中必要的道具。需要三個出路：一個通外，一個通樓上，或者就是樓梯；一個通飯廳。窗是臨花園的，園外就是街，所以可聽見外面汽車來時的聲音，但如果是從正面駛來，燈光就貫窗而入。幕開時是下午二點，二少爺的朋友們剛剛散，月亮在收拾狼籍的小廳。

張盛藻上，說是他幫月亮收拾地方也可以，說是借此來同月亮說話則更恰當。

張：

月亮，你的主意有變動嗎？

月：

你怎麼老問我這樣的話。

張：

實在，月亮，我在怕，我覺得你隨時都會變更你的主意的。你可以隨時都不愛我，你可以隨時

月：

都可給別人搶去。

月：

你又是說二少爺。

張：是的。他不是什麼都比我強？他有錢，有勢，有學問。

月：你以為我是貪錢貪勢吧？

張：不是的，不是這樣講，但是我怕他要利用他的優越的地位來把你搶去。

月：你不要這樣說他，他對你也不錯。

張：不錯，不錯是的。但是，自從我發現他在愛你以後，我一直這樣怕；他終是我頭上的一朵烏雲，

隨時會把我所愛的月亮遮去。我挽沈廣去同你母親替我們說親，為什麼你母親拒絕了，一定因為你母親知道少爺在喜歡你，要把你嫁給少爺。

月：你為什麼這樣講，現在我不是說我已經決定了麼？那麼你還不满意。

張：你真的沒有變更嗎？月亮，實在同你說，我是已經什麼都弄好了。只是等你。

月：你同你母親都講過了。

張：是的，今天早上我送老爺到行裏以後，我回家去了一趟。

月：你母親贊成你的計劃麼？

張：她自然不贊成，不過我是什麼都已經決定。

月：那麼你難道就不管你母親同妹妹了麼？

張：我留給她們兩百塊錢，我想她們終可以過些日子，以後我自然可以寄錢來。而且沈廣在這裏，自然可以幫我忙。

月：那末她允許你了。

張：她沒有允許，但是我不能管她，我已經決定這樣做。月亮，這是……

月：那末今天你同你母親吵嘴了。

張：沒有，我不會同她吵嘴；我很知道她的心，不過我們只有這一條路可以走……而且我想她日後一定會原諒我的……

月：你不預備再去看她們麼？

張：假使有工夫，我自然可以回去；不過我不想再同她們談起這一件事情，今天我交給她兩百塊錢，她看我主意打定了；她不再說什麼，她哭了，我妹妹也哭了；我跪在她前面也哭了。這樣

我就出來，我說也許就不再回去了。因為回去也只是多痛苦。月亮，現在我只等你，你難道一定要同你哥哥說明麼？

月：自然囉，正如我要你同你母親說明一樣。我哥哥非常愛我，從小就教導我，保護我，我愛他，我相信他，我怎麼可以不同他說？

張：那末，他不會反對我們的計劃麼？

月：他自然不會，他怎麼會呢？他愛我，他要我幸福，他自然不會！（愉快而自信的說，忽然轉了口氣）不過……

張：不過怎麼樣呢？

月：不過他也許要見見你，同你談談……

張：這自然，我也願意見見他，不過……

月：不過怎麼樣呢？

張：不過，他假使不贊成，甚至反對我們的計劃……

張：我終相信你，我現在是一個深夜迷途的人，我只依靠你，依靠月亮來照我，但是他爲什麼還不回你信呢？啊，我想，我們現在去看他一趟，明晨一早趁老爺沒有起來，我們一同去看他一趟。

月：這怎麼可能，廠是罷工了，我又不曉得他住的地方。

張：那末你信寄到那裏呢？

月：這是一個轉交的地址……

張：那麼我們先到那裏去問去。

月：那面自然問不到，問得到他何必要這樣轉交。

張：那麼一定要等他的回信了。

月：那自然，不過他不久就回我信的；我想信寄到了，存在那面，他這幾天沒有去，所以沒有收到。你是不是叫他約一個來看你的時間。

（就在這一剎那，後台有李勳位的聲音，把他談話打斷了。）

李：月：

（聲）盛藻，盛藻……

老爺在叫你呢。

（張下。）

李：

（聲）盛藻你把汽車開進來吧，我下午不出去啦。（上）月亮（很柔和，是沒有什麼指使的叫音）

月：

老爺有什麼事？

李：

啊，月亮。二少爺的朋友們都散了？

月：

是的，他們說去看電影去。

李：

二少爺沒有去麼？

月：

沒有去，他不上樓午睡了麼？老爺沒有見他麼？

李：

我見他啦，啊，我沒有見他，我聽見他啦，啊，我先以為是你。

（月亮這時把地方收拾好了，正要出去。）

李：月亮，給我一杯茶吧。

（月亮倒茶給李，放在寫字檯上。）

李：（並沒有拿茶，但拿了一支烟）還有火，月亮。

（月亮拿火替他點烟。）

李：晚報來了麼？

月：三點鐘還不到；老爺，還沒有報呢。

李：日子好像很長。我很悶，你把窗戶開一點好不好？

（月亮開窗戶。）

李：月亮，下午沒有信麼？

月：沒有，我想太太昨天動身，今天到，明天下午才能有信來吧。

李：月亮，我有幾句話要同你說。（停了一會）你，你在這裏覺得怎麼樣？
月：老爺太太都待我很好，自然……

李：就是二少爺同三少爺也待你不錯，很知道你的辛苦。

月：是啊，老爺，所以我可以在這裏耽了這許多年。

李：我上次同你母親講過啦。我呢，終還要娶一個人，你太太身體不好，鄉下事情又多，不時要回去，以後恐怕多半時間要就在那面。我想來想去你頂合式，你也懂得我脾氣，我也喜歡你這個……而且，外面年青的，像你這樣的年紀，有的不懂事，有的不容易使老二老三他們服氣，所以我想……我已經同你母親談過，她說要問你哥哥，她說最好先同你講，你要是願意啦，你哥哥也就不會反對。

月：老爺……（從她的態度看來，從她這兩個字的音調以及接下來的語氣聽來，她也許會說出使李勳位下不了台的話，所以李就把話支開了。）

月：月亮，你有一個哥哥麼？怎麼好像以先不常聽你說起？

李：……
他在那裏做事？

月：他在罐頭廠裏。

李：有多少錢一月。

月：不過二十多元錢。

李：啊，那很辛苦，我倒可以替他弄一個好一點位子，啊，他在什麼罐頭廠？

月：在北華罐頭廠。

李：北華，啊，不是也在罷工麼？罷工（自笑）罷工（若有所思）啊，月亮，等這次罷工的事情弄

好了，我想替你哥哥弄一個好位子，你末就同你哥哥去說一說。一個家庭，像我們這樣一個家庭，事情多，對外對內，你太太一個人也忙不過來，她像一個太陽，實際上一個天地是還要一個月亮的。我把這次罷工的事情弄好了，就可以實現許多計劃，錢也有了，年歲也大了，我想把事情託開一點，帶着你到各處走走。

（正在這個時候，月亮或者要說些什麼吧，但是外門開了，進來一個僕人，就是沈廣）

沈：陳先生劉先生拜訪老爺。

李：請他們進來吧。

（沈下，月亮也隨着下。陳劉同上。）

（招呼了一下）……

李：劉：陳：今天事情怎麼樣？

（大家坐下，李給他們香烟，沈拿茶上。）

陳：銀行方面有很不好消息。

李：什麼？還是有許多人提款麼？

陳：外面對我們信用很不好，說不定要擠兌。

李：是不是爲了工廠方面罷工。

陳：這自然有關係，但是多半還是他們的謠言引起來的。

李：我想，他們的力量也快完啦，所以要從側面來打倒我們，造我們謠言，你說我們的力量够不够把市面上的公債都吃進來，不知道他們到底有多少力量來拋小？